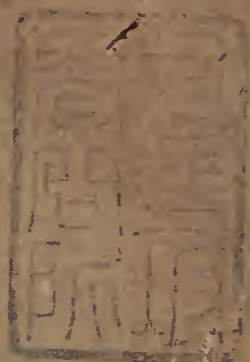


左 繡



				漢書門
		四	九	
一	一	一	三	
六	八	函	號	類
冊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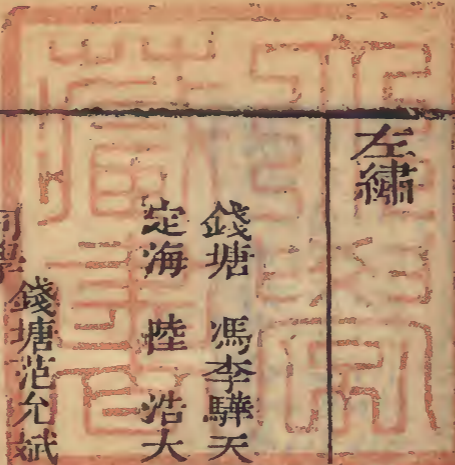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毛	四		漢
五	九		書
函	一		
一	六	一	
架	冊	三	類
		號	

春秋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13
冊數	16	(4)
函號	275	6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錢塘范允斌右文

同學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向懷杭州陸 偲與學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九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淺草文庫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中第六

經 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聞

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春秋左傳卷第六 僖公

卷第六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鷓木鳥高飛遇
都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鷓五歷
本或作。○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
公與小歛故書日

○正義曰季字友名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
字雙舉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也。○夏四

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

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
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鷓遇迅風而退飛風高
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

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

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今茲魯多
鷓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今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
此歲。亂宋襄

公不終別以政刑。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吉凶他占知之。

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
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

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
人。劉炫曰陰陽錯逆乃人行所致襄公不知陰陽

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吉凶由人
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為失問也。

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
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

解經一層對宋公一層退告人一層凡
竹三項說話其實起于星也風也便伏
陰陽中間喪亂不終便伏人事末段一
併揭出耳左氏文無不貫穿者

往評此文謂字字洗刷精妙當讓公穀
出一頭地今細味之乃知只要見個陰
陽之事與人無涉故說得極平極淡耳
筆意不同夫固各有所當也

末段一反一正陰陽由人安在兩頭中
間却以兩吉凶相連作轉板并兩君字
亦以一順一倒為呼應筆筆有法

取三邑儘可連寫却用涉汾作一隔文之曲直亦因乎事之自然而已

只兩語而順逆曲折簡鍊有法

小白將死便有此等妖孽寫來活是筆火狐鳴使人吃驚打怪其神致全在右

夜二字也寫妖孽便純是妖孽氣息奇極齊有亂妙只三字語多則反減生趣

對以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

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

為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為淮夷所病故略巡行也終

九年卒城鄆後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不明不自妙

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

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二傳以為齊滅林公猶在魯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

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

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

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林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

作者往往寫惠懷出醜。總為重耳開關。襯托也。因國及妾中間。竟川對寫。只末句一拖。而賓主輕重了然矣。妙筆。

板板寫四遍。變則屢變。不變則竟不變。手法不測。將以厭勝。反以徇名。亦奈之何矣。

以有諸侯之事見止。亦即以有諸侯之事諱執首尾。以此兩句為關鍵。分作兩節。即不見其筆法之所在。

敘齊亂。作兩截讀。上半原叙節節伏下。半正叙節節應中。以五公子皆求立句。為上下開板。通篇有案無斷。前後四內字。四寵字。所謂直書其事。而意自見者矣。從無子叙起。與二五耦篇一樣筆意。彼連寫三嬖字。此連寫四寵字。其事尤相類也。六夫人先總後分。五公子先分

楚與國婁林
役在十五年

夏晉天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晉官

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林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叙下多矣。

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此一變期也。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招上逢反。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圍養馬者。不聘曰妾。

子圍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聲姜僖公夫人。齊女。林會齊以請僖公。九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見恥。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事焉爾。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

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

後總以一內字結三內字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耶
廢長立幼固非然其付託得人管仲不失為英雄誤事在桓公又許立武孟耳武孟可立則五公子皆得立矣

兩人創伯多少掀天揭地末路乃至於此為之一讀一太息

左編

春秋左傳

卷六

四

華川書屋

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突出此人見多魚伏筆之妙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

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

寵於公為長衛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既姬請立武孟

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既

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即前內寵乃指長衛姬也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殞寫出州六十七日乃殞

經已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卯

納孝公無夏師救齊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戲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

日敗績戲齊地戲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

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林狄稱人之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以說宋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三句連寫見他反復無信倏然改變處桓公歿後讀此等語使人酸鼻

華川書屋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故以鑄三

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

已死故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

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

着而後二字便是以文貫事用筆自簡而輕矣。此即叙議兼行之法。

則邢雷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

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

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林宋襄公圖霸。○夏六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

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

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鄆子會盟于邾。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

寫成一矣。一落筆而神理活現。自是化工。此亦以叙為議筆法。合下傳以兩之字成調者。

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而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

○秋，宋人圍曹。林諸國始此。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齊亦與盟。林楚始與。夏盟書法如盟幽、翟、泉，謹始也。○梁

以自亾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執滕用鄫事有輕重，故文亦有詳略。然竟脫不得粘，亦不得看其前後。都從用字，着筆中間却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作雙結，又妙在隨縮隨撇，用筆圓轉如

珠走盤。語凡兩層，前饗神只論理，後求霸兼論事。而每層又各有虛實，兩轉曲折明快之文。

此公滿肚皮要學齊桓妙在即將齊桓與他比例動其珠玉在前之愧，至抉進一層作抑筆則愈形其醜矣。警絕快絕。

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睢音雖。○正義曰：屬聚也。朱欲反。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為子。偽反又如字。林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正義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之此亦各有其祖。○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而況敢用人乎祭祀。

只三語而起手三層字字應結筆力圓足至此

引古証今詞意大抵疏密不一此篇將早雨兩字安放兩頭以周飢年豐分對而單留討邢在句中對克殷作虛構之筆不支不漏極整極勻尤字字有法也

前一德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暴易暴者也

德字跟前篇薄德字來前稱齊桓此又稱文王以共口口君子喜託之乎王道也愈見其妄矣無乃若何盍姑都婉其詞以諷之結句板煞應如欲覺聞鐘猛然深省耳

下泉之思風人所痛其斯之謂與唐錫周曰僧繇畫龍點睛飛去能如此一筆便活跳否

無忘桓德與楚何干而亦與盟于齊此諺所謂亞相知者也滋中國狂焉而忘其毒矣

取魯緩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

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鄧子用人意也在此處字中楚非周社故又用諸淫昏之鬼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補正日得死猶云考終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魯周饑克

殷而作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此語不可天其或者欲

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為典要故疑其詞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溪虎邊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

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奴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

虛實實主作兩層寫使人絕倒一則字一乃字一遂字寫自取簡而透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
宮。溝。塹。罷。音。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皮。塹。七。豔。反。果。如。公。言。

經。辛。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樓門傳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夏郟子來朝。無傳。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郟姬

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

入滑。入例在襄。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

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

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

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林

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莒帥師伐隨取

似歇後語簡甚

不於齊桓服楚之時舉事而于此蠢動非唯不量力亦不識時矣故引詩以風

右續
夜多露見意。

上照曹南下照鹿上。只兩語斷煞。三不
朽之一。洵夫
起手提一欲字。語甚淡耳。却不料有欲
從人人從欲。如許回環。整動文字。陳思
鏡背。差堪彷彿。

春秋左傳

卷六

九

三十一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
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
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屈已之欲。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
上盟傳。

○宋人齊人楚
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不

獲雨。故書旱。自夏
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
孟。○林。楚始書于宋。楚初爭長也。執

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
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林。不

言楚執宋公。不以夷
狄執中國之辭也。○冬。公伐邾。無傳為邾
滅須句故。○楚人

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
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

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林。楚大夫始見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
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

諸侯。○林。書諸侯不
予楚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鹿上者。一為字。宋襄之圖霸。所謂庸人
自擾者矣。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十一

鹿上書

幸而後敗。與前得死為幸。都是恨恨。語不作預料語讀。

欲焚巫尪。無理之至。文便就也。無理處。反復駁難。說得不可解。極可笑。其使人。矧然而有當于心也。單靠駁難。不見經濟。先著是備一層。方為善於持論。未從之。結焚巫尪。饑而不害。乃是結早備句也。收拾完密。以脩城郭為早備之首。後賢用之。輒效。

比連經。駕叙法。會孟會薄。兩頭對說。禍其在此。應上文。禍猶未也。呼下文。中用執宋公。以伐宋句。為轉板。叙事偏不着詞。只一過峽。相似小小章法。工妙絕人。

憑空立案。語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叙法。

風姓。單提下。亦用單應揭過。輕重有法。

三篇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

後敗。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瘡病之人。

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臧文仲曰。非

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按穡。與耨通。故訓為儉。然與貶食。省用。複林註。此其務也。

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貨種。借牛之類。可從。下。用。筆。圖。健。此其務也。

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

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孫子魚。

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尚未已。

○任。猶。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主

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秦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西北。四國。封近。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上

華川書室

前逐項伏後一筆應既整齊又變化也
成風語照應本密然支勢似不可作
合下年傳讀之方有收煞而周禮禮字
亦有歸結于應法又整巾之變矣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皞有濟
之祀保安也
蠻夷猾夏周

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
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

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
夏○豹當作媯傳寫誤也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

祀紆禍也
紆解也為明
年伐邾傳

經未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國而
削弱不能自通

為魯私屬若顛與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
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林春秋嚴

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

丘公立而不撫邾
邾叛而來書取邾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
胃于魚門故深恥之

不言公又不
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
告命不以主師人數故畧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
小之禮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
怒鄭至楚故伐
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
從此叙起罪在上也蓋平遷而戎隨之矣
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
王嗣立故東遷洛邑
辛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
川周地伊水也
曰不及百

應上呼下只一語而寫盡撫膺扼腕之
神
戎兆于被髮而禮亡于東遷平能中興
秦晉其何能為首尾兩遷字特特相映
司隸威儀千古同嘆耳

一點便足不更着詞文有卽叙卽結者此類是也讀者得其管止神行之妙可以隅反矣

將逃起遂逃結凡寫五歸字與子歸乎一筆開出下兩層下欲歸順順歸字一層從歸倒頂與字一層不敢從順結從歸不敢言倒結欲歸一筆結上兩層呼應又勻又密用法入化

忠恕之言直作勸親親註疏然妙在只就詩點醒絕不費辭論事極爽解經極活

未掉此筆不是譏王名亂乃是罪帶負恩也

兩路夾說而平則順逆筆端變化因甲邾故不設備兩語本是遞說故前用

左書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正義曰先亡中國之禮。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

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正義曰十一年傳稱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始居被髮祭野之處耳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

設彼漏言其將能乎子圉與叔才也。嬴氏秦所妻。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子圉懷嬴也。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曲禮云夫人

自稱于其君曰小童世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

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傳終史蘇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

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隣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

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名之也

傳終仲湫之言也為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甲邾不設備而禦之

甲小也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七

華川書屋

對講後用單收歸重無謂邪小作倒煞
之筆曲折波宕綽有風神
提句用順引詩却用逆斷語于頂詩則
為逆于應提又為順單掉小國復用逆
無一筆直

兩小國相映有情以小卑小乃尤非也

結句寫出他小而毒處絕倒

此是左氏開手第一篇駁難文字看其
層層抉摘一轉一緊臨了却作宕漾之
筆於緊處得鬆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
也

起處一段絕妙伏筆下將戰字已是螳
臂當車全不審時量力及至臨戰反又
迂濶起來可笑之甚也固諫語語先手
見得依你一肚皮迂濶論頭便當索性
安分守己不必強出頭討苦喫耳此正
通篇高一層跌落得力處併下文不如
勿傷不如服焉都隱隱照起左氏總無
閑筆

公說一遍子魚亦說得兩遍只因分合
順逆不側手法不同便令讀者駭其多
驚其變耳如此處四項作三層寫上二
項賓用合下二項主用分子魚語第一

三篇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胄兜盞魚門邾城門○蠶俗作蜂蠶勅邁勅戒二反○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

蠶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

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補正曰大司馬即司馬朱鶴齡云按史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

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

水子魚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

春秋三傳

卷六 僖公

二百

左傳書

遍亦作三層寫而實主倒換分者合之
合者分之第二遍也說變作四平併上
段又自爲一倒順章法圓變之極細
尋之脈綾一絲不亂驚驚繡出金針何
在人自鹵莽作者豈欺我哉

前文只是未濟未列後忽添出重傷二
毛伴說行文欲得濃厚故耳但宋公口
中雖四項平重于叙事終有賓主故前
段順逆交互以還其平後段中寓側
作倒懸歸重之筆以與叙事相應篇法
細密蓋毫髮無遺憾也三軍二句忽
着一離便令文氣歸重下二項妙甚大
抵頓宕鬆緊全在離處得力

兩可也明對前不可未可與上不亦可
乎同一迴龍顧祖法蓋恐讀者與重傷
二毛一平看去不見手筆也嗚呼妙矣

俞寧世曰一曰不可一曰未可與曹歲
論戰相似將士莫測襄公胸中有多少
甲兵及至敗後說出如此腐爛可笑然
後愛子魚痛言更不復能置一辭人徒
賞其後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

凡分合斷乃是常格此文兩對直起
前晨事既以君子斷之後夜事又以叔
詹斷之末復另以諸侯虛斷總結一筆
蓋別一章法矣章法與反自卽同

也正義曰門官亦
天子虎賁氏之類
國人皆咎公
○咎其
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
二毛頭白有二
色○重直用反
古之爲軍也不以

阻隘也
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賣
寡人雖亡國之

不鼓不成列
恥以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得陳列天所以佐宋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雖因阻擊之
且今之勅

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今之勅者

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
正義曰謚法保民者
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曰耆壽也危如浮垢老

人壽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明設刑戮
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
言尚能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
言苟不欲傷殺敵
三軍以利用也
爲利與○補正

利
金鼓以聲氣也
鼓以佐士衆之聲氣○補正曰聲

揚士卒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儻儻

未整陳○儻仕衛仕減二
反○說文儻互不齊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楚子

鄭鄭文公夫人辛氏楚女姜氏齊女
楚子使師縉示

也柯澤鄭地○芋彌爾反柯音哥
楚子使師縉示

左傳 僖公 華川書屋

兩段皆以禮字為主。上段有兩意。一主一賓對說。下段亦有兩意。一得一失。互說皆相配成文者。

之俘馘。師繕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

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閭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

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補正傳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獻酒而禮畢。庭實

旅百。無別一笑。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

夜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芋女也。叔詹曰楚

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

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高臣所

經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

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林襄公卒于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

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總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紕本又作黜。林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元詞云不病死多應閭。死終于魚之言得先為幸。

已則負德而以責人可乎。此俚語所謂沉船頭者也。

天下僥倖得名且以傳之不朽絕不可解如宋襄居五伯之次亦其一也。

子文憐才。自是胸有成竹。故叔伯之疑。其應如響。子玉負之耳。國字接上靖字。生下落一筆。而全神都動手。意極緊。又極圓也。

言外見不可以已之無喜無愠望之若輩也亦太白喜矣。

此篇前案後斷。以中間議論為主。不至無救。大概說而實為狐突作引。下便就上事而結之。通篇純用短句。一波一折。簡雋輕圓。又另換一番筆意矣。

教字貳字辟字。凡三層。先將教字貳字說透。皆辟字。另作反復推敲。與下偃語同一推廣。泛論蓋所以回應不至無救。作斷結。不單指一人一事而言也。兩以選句。乃一篇大指。總見好殺。不可以立國。凡叙惠懷事。都為重耳伏脈。命無從亡。人文之線。乃事之機也。已孫執升曰。使吳王強于自治。則句踐臥薪嘗膽。亦為徒然。使惠懷善以守國。則重耳在外十九年。且終客死。况于從亡諸人。乃舍已而責人。淫刑以逞。不亦惑乎。

○秋楚成得臣帥師代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

南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伯叔

楚大夫薳呂臣也。以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仕此語矣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補正邵

氏曰此倒句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懷公命無從人懷公子

重耳為真一解不知期期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名偃子犯也○期期性惡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

婢亦反補正傅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韋昭註國語臣委質于翟

之鼓亦作贄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

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

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不書名未同盟也凡稱子故傳言書日子以明之

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

凡又為國史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不然則否盟而承告而書例

不以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也保猶恃也正義曰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按

人以祿生故曰生祿致眾罪莫大焉拔報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夙精神顛頡魏武子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

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晉氏臣名食采狄人伐唐

白邑字季子而為司空故名氏互見也

咎如唐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此處讀去似有脫畧然赴以名順頂同盟則知為未同盟而言不然則否倒應未同盟則知為同盟而言此等筆法後賢所未能一為彷彿者也

此篇叙議兼行格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却從頭至尾歷叙一遍遂奔狄起乃送諸秦住看其通篇神氣直注末段如群山萬壑赴荆門極天下之奇觀也歷叙諸國或苦或樂忽而悲涼忽而熱鬧直作絕妙劇本可天生妙事天成妙文惜無能一為洗發之者第一筆寫公子第二筆便寫從者通篇處處頻點公子即處處陪寫從者最是烘雲托月妙法有時寫公子是為公子有時寫從者亦是寫公子若無此即嫌于枯寂矣鋪排公子從者天意人事大段處不必言乃往往夾叙許多婦女及載塊戈逐觀浴揮盥等瑣碎事極絢爛可愛也篇中有極變處有極不變處中間及齊

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五段一樣提頭將適齊獨用先透過衛只作帶點奔狄處狄兩番提束以詳其始乃送諸秦特若重落以要其終不變則竟不變所以令片段分明要變則又極變所以令錯綜盡致明乎此可以使于騎雲合可以使一塵不驚矣

開手點晉公子所謂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蒲城事已見前此又重提作起則大學仁親為寶之旨從者五人却重在狐趙起手先叙趙衰而重寫子犯末段子犯自謙而重寫趙衰首尾照應勻密直無一字率意安放者

處狄十二年而行點得最妙方見出亡非一日事然此後更不紀年若入史公手則當細載之矣踵事增華不可謂史法不謝青于左也乞食載塊極其落莫河水六月極其昌揚事固山苦而樂文亦由淡而濃寫來妙絕懷與安實敗名六個字聖賢豪傑胸中皆不脫此乃出諸女子口中奇絕負羈一段以上事多干文以下文多干事事則看其錯落文則看其精神綺縮繡錯莫可名言之矣

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年奔狄至十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

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苦對苦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無聊語奇絕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

怪二反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無聊語奇絕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

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手乘以馬後半地也則此處不得先占也因思古為乘八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既卒知孝公人為了自己文字章法埋沒前人之文字多少不可恃故姜氏妻恐孝公怒其去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妾曰行也懷與安實敗

名林懷人之寵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賢反裸力果反一尸化反

薄如字國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註微蔽也薄簾也按照無禮從迫解為長僂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

僂負羈之

前後敘事極詳。獨叙宋只點得一筆。變甚非此不見錯綜之極則也。逐段叙去。長短濃淡無筆不變。然各自片段未見聯絡也。此處着鄭文公亦不禮焉一筆。便令前後顧盼。生情開後人。類叙牽上搭下。許多妙法。蓋妙法無不出自左氏者。

細思排敘諸國由衛而秦。凡七雖逐段聯絡。亦必有大關鍵存焉。看前半衛齊曹三國以衛文公不禮焉作提。後半鄭楚秦三國以鄭文公亦不禮焉作提。迺

迺相對中間以宋襄公做個界畫。猶恐後人未暇細尋其篇法之精。故意將宋事點得極略。寫來恰與九重閭闔旋轉于徑寸之樞。相似奇絕。妙絕。乃知于肩萬疊必非信手連片掇拾也。自來人好以參差論古文。鄙意獨好以整齊論古文。以此蓋于參差見古人之縱橫。不如下于整齊見古人之精細。耳敢以質之當世好古知文者。

處處以從者陪說。傷負羈妻以從者為主。說到公子叔摩以公子為主。說到從者楚子則公子從者對起。而公子單收。都是暗寫。末段與前半則子犯趙衰用明寫。此則古文之變化也已。

前兩段俱是旁觀之論。後二段子楚則極寫公子于秦。則極寫從者。都是自見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遂為無禮之首。讀至此。時幾同載塊之厄。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白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燕璧。飧中不。欲令人見。殽音孫。字林云水澆飯。看他段段佳。得變處。

公子受殽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送。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也。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

晉國始將啓之。三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然以晉國自子矣。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其左執鞭弭。右屬鞬。楚止命也。

手采事固愈妙。文乃愈奇。真天地有教。大篇。俞寧世云。秦楚是爭伯之國。議論別有氣韻。衛曹鄭是用兵之國。敘述別有波瀾。可為知言。
一路得意。失意相間。而末至末一步。細爛一步。那得不為之叫絕。

孫執升曰。左氏一書。頗以成敗論人。然實有細心深識。如晉文將返國。劍伯若無一篇聯絡文字。則前後血脉不貫。此十九年。作何着落。今一一叙來。見其出亡在外。受多少侮慢。遇許多賞識。或賢明之辟。反觀面失之。或巾幗之中。反

有具眼。或偶為逸樂所沈溺。或難掩英雄之本色。寫來咄咄逼人。其必返國。其返國必得諸侯。却從僂負羈之妻。與楚子口中說出。而又表晉文始終得力。在從亡數人。此種細心深識。自是獨有。干公宜其於經為臣於史為祖也。

以不按。父命起。以命佐天子。結特將忠孝大題目。作文字。大排場。五霸假之。固須得此鋪張揚厲之筆。
結直為後文起。本過接極有聲勢。前面多少波瀾。非此精勁之筆。須收不住。後面多少風雲。非此奇麗之筆。須喝不起。蓋二十八宿羅心胸也。

以與君周旋。再弓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弭莫爾反。爾雅

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屬音燭。橐古刀反。韃九言反。緣。悅絹反。緣。孫炎云。繳束而漆之。李巡曰。骨飾。子玉請殺之。畏其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

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

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國妻子

號為懷贏。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瀦也。奉。芳勇反。匭。

以支以紙。二反。說文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盥古緩反。瀦。薦贊。賤三音。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服云。申意。

于楚子。仲于知已。降服。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子懷贏。屈于不知已。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

于海海。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

禮會。因占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趙衰曰。重

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辭。公子稽

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

下火三專。卷六。僖公。華川書屋

此篇亦叙議兼行格論事則一串論文則可分而為三為二而在氏連貫成篇其結構之妙世都未之詳也以三截看首段正月作領末叙濟河事而中夾子

犯一番妙文中段二月作領總叙入晉事而緊接寺八披一篇妙文末段三月作領詳叙定晉事而類附頭須一篇妙文此事與文相間成章者以兩截看上截兩不書不告相呼應而中載子犯公子之言下截以兩求見兩見之相呼應而中載除偏定晉之事上以事包文下以文包事此事與文相錯成章者以一串看則開手子犯知罪同心便見通篇大意而寺人一段暗應頭須一段明應心字罪字字對照又恐後人眼光不到併羈縲二字亦索性照出合首尾結構了然蓋特聯作一篇為晉文繼霜報德修怨一生作用張本若離而二三之便不得其作意之所在矣自是一頭兩腳格細看亦可以中段為主子犯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

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晉侯夷吾卒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于周

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正曰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

九月周之冬也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納

耳俞云前篇叙國此篇叙地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

下羈馬羈縲馬縲○羈說文馬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水是河上語○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正義曰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

投其璧于河質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桑泉

東解縣西解縣事不書不告為首尾各成一段之法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

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語引也頭須語陪也譬如觀貝正看成碧側看成紺文到化工真非名言可盡耳

首段子犯四句結上一大篇文章公子兩句領後來無數文字然在本章只是為斬袪竊藏資作提挈耳絕妙伏法濟河一段公子十九年排爵至此旬日而吐之文亦筆筆作輕刀快馬之勢所謂化工省物者非耶前篇叙出亡事極其鋪排此篇叙入國事極其簡徑乃行文相間相配一定之法

寺人披語另作一篇妙文讀着其先虛虛總冒一筆以下前六句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後六句答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尤妙在中間趨勢夾入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作轉極隱隱將呂卻事一提以為疎動口角輕妙絕倫字字尖穎字字醜藉國策視此真儉父矣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

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

外諸侯入及見殺亦呂卻畏偪呂錫卻芮惠公舊臣皆須告乃書于策故畏為文公所偏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宿一宿事未見前故用詳筆伐蒲斬袪事

辭不日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涓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也正義夫辭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

也彼時斬袪之恨也

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一

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反齊桓已將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

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

三書 春秋左傳 僖公 華川書室

竊藏斬祛天成一對又恰與授璧相映想見文心之巧

頭須語即借沐作一話頭便與上篇意思迴別此行文另闢蹊徑之法

竊藏求納不用細剖只陳居者行者事君大體亦作者意在首尾照應大結局

餘不屑屑耳首段罪行者未段罪居者起結照應極有情行者甚眾懼者甚眾特選遙與子犯請從此亡照應真一篇如一句也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叙此等以與前段敘事濃淡相配耳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

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正義曰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

絲縷補正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日里鳥

須豎左右小吏豎上注反其出也竊藏以逃披已見前故直從請

鄭玄周禮註豎未冠者之官名見叙起而辭語反詳須未見前故特叙求見之故

時盡用以求納之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

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

小怨所以

能安眾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文公女也盾子餘辭子餘趙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

晉侯作二軍篇中生略而畢萬詳已是實主變格今此篇于季隗只點一筆而通身單叙叔隗一邊其無一句回顧起句正句句對起句作激射借賓形主之法至此文而脫化極矣咀華評語最透今備載之

唐錫周口前篇大書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何等親熱此云狄人歸季隗于晉何等冷淡嗟乎嬴氏新婚也季隗所與同患難者也晉文公在狄之時綢繆燕婉必不少減于文嬴也即文公去狄之時握別依依較之別文嬴而更有加也且二十五年之約猶在耳也豈遂忘之乃一則特地迎歸一則聽其自來公

之滿腔勢利不描自見。文妙在只用一筆叙季隗歸晉却反詳叙叔隗一邊寫得極熱鬧便覺一邊極冷落文情之妙正如劉項會于新豐鴻門項莊技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此與上歸季隗篇一樣意思總護晉文得國報施甚疎為世負心人為一小照但不至如長頸烏喙之甚耳固宜城濮之役魏顛兩人大罵之也以晉文起結中留極寫介推母子蓋亦從賓見主之法而已。

特標一筆賞從亡者而所記偏不於賞而于不賞又特標一筆曰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而當時君之授賞臣之受賞許多可議皆在其中無怪推之極口批駭矣乃讀至中幅又成不言之言讀

至後幅又成不賞之賞而結處二語且善人怡應轉不言祿以志吾過怡應轉祿亦弗及無意結構而局法天成以左氏為化工誰曰不宜。介意已盡于前求之知之乃是借其母更作挑剔此文字波瀾無此即一覽而盡矣世人皆作實事讀恐失作者之意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此篇是截講格又複說格亦遞對格又回環格以秋伐鄭四字作提通篇却作兩半讀先寫鄭不當伐一層次寫不當以秋伐鄭一層是截講也而上截只是泛論合到鄭又只用虛籠留于下截實講反復申重雖作兩截實只一串也至上虛下實用筆又遙遙相對太上四句

之語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

上下相蒙也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謂上下相蒙也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川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南有地名縣上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二十年

誤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

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水火三專卷六 億公 華川書屋

左。與庸。勳。八。句。對。都。大。概。說。周。公。名。公。與。四。德。四。姦。對。都。雙。行。實。說。如。是。三。句。與。周。之。懿。德。九。句。對。都。是。申。說。今。天。子。與。今。周。德。對。都。用。其。若。何。作。結。語。意。不。同。而。格。調。相。準。若。前。從。周。公。名。公。說。到。鄭。後。從。鄭。又。抱。到。周。公。名。公。首。尾。回。環。用。筆。圓。變。不。測。定。非。一。知。半。解。之。所。能。盡。耳。

首段乃一文字緣起。叙事用疎宕之筆。最史公得力處。而雙紋如縠。播漾生姿。特與通體文調相準。為尤奇也。

上截從德引入親親。却處處以德伴說。鄭有德而周不德。鄭當親而周不親。乃一篇大旨。

周公名公。調法相對。參差中整齊也。前

明點親字。而不咸則暗貼德字。後明點德字。而宗族則暗貼親字。乃互見法。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大上其次鄭玄指帝皇之世三王以來

是以世代言襄二十四年傳立德立功立言以人品言此處照二叔說主世代是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雍于用

反。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

界河內野王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西北有邠城。

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名穆公周卿士名虎名采地扶

風雍縣東南有名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名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

棣詩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不方九反韡韡鬼反。不朱註作豈不解鄭箋承華者鄂也

不當作柎音孚花萼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韓

莫如親。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於爭貌言內雖不

下截從鄭通到狄故從德轉出姦語平
而意側蓋兩層終以鄭親為主也雖以
鄭親為主但下截自重在不當以狄伐
鄭故抱轉周名封建屏藩乃是扯上截
作下截合講之法而未段德衰從姦語
氣自垂重狄上作結又因太畧另添民
未忘禍兩句以足之詞劑適均蓋筆筆
有分寸在 其若文武何回應上截仍
暗暗歸重親親兩層一綫尤是精細處
以棄鄭親以從諸姦八個字是兩截
眼目

抱前段申說文氣踈宕與起調相應妙
周名不用平應而周公一項反分兩對
總之文入聖境參差整齊神化不測耳
上截虛歇下截實繁相對作結章法整
齊
未句又與前使伯服句相配

孫執升曰鄭於諸姬為近而入春秋以
來與王室構怨者惟鄭為甚夫子刪詩
而以綱衣為冠倘亦魚麗之義乎
俞寧世曰讀前段知禁錮諸王魏之所
以孤讀後段知借援外籒唐之所以亂
前紆徐後剴切皆千秋龜鑑之言宜

和猶宜外扞異族之
侵侮○閱呼歷反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

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

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兩項倒頂即變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

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臣申侯上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德

真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周公作

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名以從諸姦無

乃不可平總所○筆與起相應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類

叔帶召狄故字○字○收○捨其若文武何言將發文王弗聽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本或作姚亦官音桃

信公

承前篇來德狄女后亦一句提兩層應而以女后為主善道物情精透語不在多

王德狄人是虛景施者未厭二句亦用虛說而以我實使狄二句虛應之其女

為后是實事女德無極二句亦用實說而以通隗居溫二句實應之無一筆亂下也

此層層斷結格不表身災以兩語作斷意亦足矣又兩引詩以証之一証不衷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二句頂德狄人勞則望報過

狄固貪憐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二句頂女為后志近之

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單句起下文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初井昭公有寵於惠后井昭公王子帶也食邑于井河南縣西南

有井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

之微弟託之空言子帶乃見之實事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一人正義曰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上十二人掌王之燕令鄭註燕居時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寇此匹夫之孝也先后惠后也誅大

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

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飲大感反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

皆采到○底是親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大叔以隗氏居

于濫富辰所不料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可稱二難好聚鵠冠作怪却是鵠

一証身災意已盡矣。又引書以解稱字。小題大做。于無可出色處。偏要寫得濃。至亦左氏本色也。

以地平天成解稱字。開後人唐皇一派文法。

鋪排語却用簡雋流逸之筆。妙甚。每二字一讀。

分明畏楚。豈為主人翁哉。俞寧世曰。三代待勝國有加。故歷年長久。寥寥數語。想見忠厚之遺。

兩句句法都有三層。古而拗。另一筆墨。

告晉告秦。略其詞而詳其事。以魯為主。既應使來。告難成章法。又為後勤王起本也。引經斷結。恰倒收上三語。無一字落空者。

名聚鵠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鵠。尹。橘。反。翠鳥也。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

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已音記。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

感。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

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今書大禹謨。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有喪拜焉。宋甲肉尊之。故賜以祭胙。周喪

王特拜。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謝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

帶。鄙在鄭地。汜也。鄙野。敢告叔父。諸侯曰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之羣臣。王使簡

師。父告于晉。使左鄰。父告于秦。二子周。天子無出書

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天子凶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三

三條都用禮也。作斷第一禮。勢利也。第二禮。苦惱也。第三禮。直免意思。不過耳。

三得字為線索。得仕則得守。而國可得矣。

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林得恐懼修省之禮。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爰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正傳氏曰官官司具器具。君後已之禮。

○衛人將伐邢禮至日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

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丙戌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邢同姬。

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林文。

公卒子成。

○宋蕩伯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

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宋殺其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于。

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

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葬衛文。

公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詣于洮。

洮魯。

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略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盟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

傳滅邢事却始終詳叙禮至以其詳以得國上累其君也。銘名相映不能留芳百世適以遺臭萬年矣。

此是晉文第一件冠冕事却便露說論
全身看子犯之謀先從私說到公復從
公轉到私已自兩岐識見晉文則純以
私為主故阪泉之兆王戰得克已合大
義因于已無涉便又遷就到筮務必有
利于已而後快戰克王饗軍就卦義說
降心逆公則直道破心事而于是辭秦
逆王踴躍從事矣看來極是有志氣不
肯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却不知他滿
肚皮以勤王為求諸侯張本不肯將便
宜事與別人分也五伯假之晉文尤做
得微骨作者蚤為之刻畫一斑矣

一卜一筮分明對局雖前略後詳而中
間各以吾不堪也且是卦也作一折稱
停恰句其起訖之兩兩相對尤顯而易
見者耳

吾不堪也寫作小讓如偽光景煞甚可
笑較之安知非僕光明詭秘相去天淵

寫得精神奮發又着着有經濟此處却
要真實本領單靠詭譎不得五霸不足

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
姓而反銘功于器掖

音亦說文以手持人臂也今謂
臂下脅上為掖因名轉而相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

得其兆故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三兌下離上

睽大有九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變而為睽

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

焉言卜筮說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爻天為澤以當

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

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

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晉侯辭秦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

亦談何容易耶

此篇承上篇來于極得手時便寫他兩件喫沒趣事亦作者胸中阜白過人處也兩對中以王字為眼目而起手叙事連着四字寫得鄭重先立一篇之案否則臨時撰出即不成章法矣國語兩篇大文此只以數語括之意足而語峭詳略固各居其勝也王語令之自慚葛語令之自思簡嚴急直中別具婉曲之致亦何煩費辭兩節中特着始啓南陽一筆先收束上截然後跌落下截乃有閒架若竟接陽樊不服則不見起伏轉換之妙矣此筆尤中間轉法之極佳者既有勢又有局也

王字為主德字伴說兩對中以順逆為章法各有兩層頓折

以瑣碎之文寫詭秘之事語簡而明筆輕而活國策亦時效此種便苦其澀天分固不可強也絕妙兵機後人屢用輒效其許多詭秘總以弄計申息二成為主前以盟申息者許商密後即以降商密者敗申息中二事固以取析陪成反也顯屈只兩人名字爵凡三次點足即用作首尾中三處關鍵細玩可知其篇法之精

左肅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
温大叔在左師逆王温故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省
寫出極其得意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

以助勸也請隧弗許
關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只作制度文章解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倉葛陽人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我之所惡曲甚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服猶諺云不敢領也妙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郡
郡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郡縣郡楮斫反

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伐商密
寇息公子邊商密郡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

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
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

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
宵坎血加書

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掘地為坎以埋盟之

日秦取析矣戍人反矣
林冕縛囚故疑取析見盟

乃
徵故疑二子已與眾叛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三

華川書屋

以秦為主而前陪一晉後便附一陳頓皆相配處

本為圍陳納頓作傳却別詳伐鄰追秦事子玉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分明怕他照陽樊式耳三日一舍糧出一片王道模樣聲口來亦不怕他不降所謂諂也

請。隨。圍。樊。事。不。類。而。合。為。一。篇。圍。樊。圖。原。事。同。而。反。分。為。兩。篇。可。見。文。章。結。構。剪。裁。聘。搭。之。妙。論。文。不。論。事。也。温。又。略。帶。得。妙。事。變。而。文。因。之。矣。

解紛排難歸美于親衛成初政甚有可觀不奈後之顛倒何也

此事柳州駁之不遺餘力矣然重耳英雄豈全情此當是患難中別有感傷處如載塊受殮幾同嚼蹴洗飯不及盪漿正在於此吾家豆粥麥飯竟下光武之泣豈大樹無他勞哉意可想已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敗

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遂圍

陳納頓子子頓為頓圍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謀

也日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蕞伯貫周守趙衰為原大夫狐溱

為温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

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

修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披也鞞丁兮反對曰晉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劉炫以徑為經

謂經靡饑餒不待其詞之畢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鄆弗及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夏齊人伐

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林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

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唯邾莒書人

○衛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林乞師始此

丙乞師不書書乞師于楚誌中國之屈于夷狄也正義曰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

以乞為名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

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

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日以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

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

以號為稱

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洮盟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

勞齊師○犒苦報反○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魯語所謂以膏沐犒師是也

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

云何尚之所尚者登壇敷設也虛實互用言執事不敢斥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以二盟討魯却防魯之以舊盟責齊也此亦相映處

辭令之選巧變無窮大約不外二種一是就其辭而入之一是反其辭而折之此篇之妙乃在兼此兩法其是就其辭則否是反其辭隨口轉變其妙不待言恃先王之命乃以一筆擯二妙為尤奇也蓋何恃不恐其意中分明笑我毫無所恃我偏要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反其辭而折之他口中又若像問我畢竟有恃我便實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就其辭而入之中間將盟辭做個話頭下

其率桓之功。又是就其辭而入之。豈其嗣世云云。又是反其辭而折之一。往一復。蔡花之舌。生花之筆。木強者。奉為換骨金丹可也。

乘其未入而從之。猶師以餌其恐乎。一問前人嘗論之。然剛去衛人伐齊二句。却令未句乃字無着。此未細尋左氏筆法。蓋孝公之還。雖動于辭。合實則國有外寇。趨勢回去。正諺所謂假手脫者。但以伐齊係于此。文之後。便不見齊者。善辭之效。特輕叙在前。而未以齊侯乃還一筆。應之若全不係衛師之有無也者。遂令大功歸于儒生。此史家筆削妙用。而又無斧鑿痕。若鹵莽讀去。全不見得耳。因前用君子小人。後亦用君必不。然以配之。皆特與王城篇相犯。而中

間兩日字。寫得無絲毫相似。所謂以犯為避者。非耶。呂甥直說不和。妙于突。此又不直說。不恐妙于婉。直者使人神。發婉者使人意移。林西仲曰。不言魯無以保聚。反謂魯不致保聚。不言齊肆其毒害。反謂齊必不加害。如此。則是魯之士馬。本無藉于飽騰迎敵。又何待以縣聲青州為憂乎。嚴正中。有許多回護。宜其動聽還師也。唐錫周曰。嗣世九年十四字。本唐突齊侯語。疾忙用豈其二字。起而以君必不。然四字。兜住籠絡齊侯。斟酌盡善。不能亢宗。而置其先人者。所在多有。以有疾故別封。却都歸咎在鬼神弗赦。上立言無理。而有法。

左繡

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

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常恐。補正磬。國語作磬。韋昭註。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懸磬也。孔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犬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公為大師

兼主司盟之官。補正曰。大師周之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我敝邑用

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

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

使故。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

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

世孫。夔楚之別封。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

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林熊摯即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三

華川書屋

此二節都為城濮之戰起本

于。叙。事。中。間。然。橫。插。一。筆。見。魯。之。竟。能。以。楚。伐。齊。于。叙。事。已。了。忽。然。橫。拖。一。筆。見。齊。之。不。能。以。楚。責。魯。極。小。文。字。乃。得。此。兩。奇。筆。先。王。之。命。依。然。盟。府。而。

魯則目食其言。齊則安受其燼。皆可嘆也。是作者言外之意。不望世人讀而知之耳。

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正義孔晁云。摯熊繹立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廢其常祀而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林采自二十四年朝楚。冬楚合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為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張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

巴。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

使居穀。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

予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卷六終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長

華川書室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恩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下第七

經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

孝公。無傳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

而葬速。八月無乙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一

華川書屋

已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

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林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子楚

以霸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

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率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至異於介

葛盧故唯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賻之數

不右廢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睴。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

令也睴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

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貫三人耳。林以矢貫其耳此言子玉治兵之嚴正義以耳為助句反言其寬矣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其其事為賈尚幼後至不賀

為賈伯贏孫叔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教之父幼少也。

起手兩行分明襯托出一賀字來而不足賀之意已伏入蔿賈口先用一筆掃倒然後細細發揮三層六轉每轉以鬆為緊說來字字是不知所賀神理當令滿座為之爽然不知所賀言若賀子玉則子玉之不靖也如彼若要賀子則子之失舉也如此若說他治兵終日為能則才不足以勝三百乘雖欲賀之亦烏從而賀之也哉

三層都用何字文法第一一個幾何責之

左氏文大抵首尾相配此獨上下迴絕
也。第二個何賀問之也。第三個何後反
言以請之也。口角又尖又辣。此後生真
可畏也。
命選連子玉治兵至殺子玉為一篇評
云。命將是勝負之本。為賈論子玉趙衰
論卻縠並叙起文有眉目。

此篇為戰城濮起本。不過一蒐乘命帥
事耳。散叙來無可出色。後半篇忽將
前事一併重叙。後事一併預提。便令精
神團結。光彩絢爛。蓄勢極厚。鍊局極精。
又屬宇宙大觀。讀者亦為之鼓舞不倦。
豈不奇絕。

左氏文大抵首尾相配此獨上下迴絕
盡文格之變。然其脈絡抑何融以密也。
後半三於是乎二賓一主。作前偶後奇。
章法而前半却將于是乎蒐于被廬先
作一提。已是埋伏有情。而先軫口中蚤
將于是乎在借勢虛喝一筆。振起通篇。
九令首尾呼應一片其運掉蓋繞乎篇
之前篇之後躊躇滿志而後奏刀。駭然
者也。豈節節而為之也哉。
取威定霸起處一提一戰而霸結處一
掉提筆如高峰墜石掉筆如大海迴風
真妙文也。
裏評曰。單為霸功作軍謀帥而首選乃
在說禮敦詩想古人何等經濟。祭征虜
雅歌投壺。羊叔子輕裘緩帶三代而下
儒將風流都原于此。豈得以霸功而少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
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說此乃實照上治兵終日而訊其不足。掛齒也。此即見
不見其入。意正義謂。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反掉。痛峭。三百乘二萬二千五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公孫固宋莊公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軫晉下軍之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備齊於是乎蒐
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
復大國。謀元帥。
此兩筆有許多法在。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
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穀胡
木反。正義曰。此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
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
夏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三使字自為片。據國語穀時可年五十
卻溱佐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華川書屋

後半篇頭挫聯絡極板極圓全在三於
是乎插得鬆活以欲用之將用之跌出
而後用之中間又將可矣乎作一挑剔
字字靈躍一氣趕出結句春水亂流歸
雲掩樹莫得而名之矣合長勺州兵
兩篇筆法為一都得不異樣出色
兩教字于本段自為起結兩霸字于通
篇共為起結此吾所謂分而為二合而
為一考

唐錫周曰來春城濮之戰是開書以來
第一件驚天動地事左氏于一年前預
作一稿如奇葩未放光見滿庭綠影如

明月未來先見一天珠斗令人游目騁
懷也 妙批

可儀堂本聯治兵至殺子玉為一篇批
尾云長篇無提束斲制則散漫平衍然
須奇變為高中段出穀戍數語及君子
謂是盟二句振起止可文勢是少神
力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 命趙衰

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欒枝貞子也 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為右
荀林父中 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二十四年入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
無義則 於是乎出定襄王 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 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二 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不許以 求多

明徵其辭
重言 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 作執秩以正

其官
執秩主爵 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穀子玉去宋
亦勢加破竹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文德教
民故也

經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再舉晉侯 者曹衛兩

來告
林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 公子買戍衛不

踐士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 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

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
楚人救衛○三月丙

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
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所謂
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
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

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大崩曰敗績。濮音卜憖魚觀反林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
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

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款故不
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

有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
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

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林書朝王
始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

後朝春秋不以天
子與斯盟之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其

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
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

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
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陳侯

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林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
女歸寧曰

來
○公子遂如齊
無傳
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

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名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

辭。林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

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新會也

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

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

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

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威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遂會諸侯圍許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衛東故

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

取五鹿

野人不知作何語

○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

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

于欽孟

欽孟衛地○欽音廉又力檢反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此篇本叙城濮之戰而始于曹衛之伐。終于踐土之盟。凡分四大節。自首段至舟之僑為戎右止。叙侵曹伐衛事。為城濮作引。末段至于衛雍起。叙享觀會盟事。為城濮作結。中間宋人告急至葵酉而還。正叙其事。而開手特書一句。上德也。着末亦特結一筆。曰能以德攻首尾照應精神多許。事直作一句讀。

中幅以次於城濮葵酉而還分讀。上半叙謀。下半叙事。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公悅私許絕楚。而子玉不肯退師。下半亦

左編
分兩層前層聽誦夢搏相對而詳寫請戰之辭後層有禮無晉相對而正寫接戰之事雖參差不齊其間架固秩然也

首段侵晉伐衛總提以下先叙伐衛次叙伐晉于衛則先透楚字一筆于曹則先透報字一筆蓋為中幅提頭其用筆審細如此本為伐曹却先伐衛起侵曹伐衛兩句搭叙甚奇與後胥臣子玉對叙句法同結二語亦是此法蓋以此語安放首尾中三處作章法也
一德山不悅晉殺臣悅晉二事對寫

與下圍曹報施都為首尾兩德字作反映之筆勞之不圖報于何有八個字罵殺重耳矣

看利之傳

牛。襄牛。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楚人救衛。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魯欲與楚故成衛。殺一人而兩邊討好。名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

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救衛赴晚至。正義蘇氏曰告晉則云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告楚則云比令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

城上。磔晉死人於城。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眾也舍墓為將。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棺古患反。棺字宜連上讀。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壁魏犇顛

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僖負羈氏。藝燒也。魏犇傷於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

藝如悅反。魏犇傷於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問其且視之病將殺之。如病則將殺之林註視

之非。魏犇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故自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百猶勵也。百音陌勵音。春次左傳。卷七。僖公。七。華川書室

夫子以譎重耳朱註特舉此事為証今細讀之大畧有三總以欲戰為主其始恐戰之無助則以喜路怒頑之策激齊秦而不虞楚子之去也其既居于宛春之三施則以私許執使之策激子玉而又碍于楚惠之將為口實也於是終以君退臣犯之策坐楚以曲而可以唯我之欲矣着着暗籌盡情其餘感頭露尾莫可枚舉非左氏二十分靈心妙腕亦須描摹不出快甚此文跟上一戰而霸來決意戰楚但可恨楚惠碍手耳前半以我欲戰矣何為

眼目而下文能無戰乎既戰圖之反覆推敲必算得于戰一毫無失而後快後牛以若楚惠何句為眼目而下文小惠大耶君惠敢忘又反復推敲必洗得于惠一毫無妨而後快而微楚之惠不及此則上半于子犯口中先透一筆戰而捷不如戰也則下半于纒犯口中復帶一筆將戰與惠兩項合來並行不肯方得放心說個其可用也真和盤托出矣

邁正義勵勉也以傷病故勉力為之補正邵氏日距躍直跳曲踴橫跳百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躍踴之度大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約有此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右晉以代魏擊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

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

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六年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三十七年而除其

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

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

過分軍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志兵書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子越

當用此三志椒也關伯

鍾伯敬曰。晉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請則論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俞寧世曰。齊桓既沒。楚勢益橫。若無晉文。天下皆為楚矣。自此戰後。晉為諸侯盟主者百有餘年。雖南北相持。而楚終不得志。及晉之衰。而楚亦弱。則此一戰之功。所關豈小哉。

比之。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孫塞也。讒

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

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

之。廣子曠反。鄭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

二。復曹衛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打得妙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

侯所。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耳。

退舍報楚。雖是踐言。究竟是一件過意不去的事。篇中處處作綿針泥刺之筆。如首尾兩德字。何等冠冕中間楚子亦

許之為有德。究其所謂德者。不過情偽盡知而已。明明背惠。充讎卻托之乎。漢陽諸姬。若說皆獎王室。則又明明供稱。必得諸侯。細玩子玉兩番請戰。句句有。意思有辭。命試將子犯。樂枝兩惠字。移在子玉口中。而益以韓原公孫之對。不知面亦多少。作者特為藏拙。但微露圭。角使人得之意象之表。至于舍舊謀新。分明冷諷。伏已。鹽腦分明。心虛于犯。雖復替他解釋。按之都係勉強。支吾尤妙。在起手從魏顛。兩人一口。揭破便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傀儡。而首尾偏。以上德德攻極口。稱贊把無數詭計。負心一齊瞞過。晉文則腹中鱗甲。左氏亦皮裡陽秋。極變詐之事。故須得此極巧妙之文也。此之謂化工肖物而已矣。

晉軍作三遍寫第一遍。承蒐被廬。一陞一補。便見六卿無缺。第二遍叙次城濮。有主有客。全虧諸侯同仇。第三遍叙登有莘伐木。益兵一似七百。猶少楚軍。却只寫得兩遍。前則曰西廣東宮。若敖六卒。後亦曰中軍六卒。左右陳蔡而已。未獨找一筆。曰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隱隱見子玉之能。晉徒以多勝少。而非真能以德攻也。激射之妙。都在無字句處耳。

文章妙用全在多作開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極變者如齊秦未可。則一開宋人之界。則一合。楚子入申。則一開。伯楚請戰。則一合。宛春告釋。又一開。曹衛告絕。又一合。至子玉怒從晉師。竟可合矣。又退三舍。着實一開。使讀者一閃一閃。

卷之九 華川書屋

過楚楚成王。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正義尚書湯誓云。朕不食言。孔註。食盡其言。偽不實也。蓋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是偽言也。故爾雅訓食為偽。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為空。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

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不計皆在其中。文有暗叙。互見法。此類是也。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秦師背鄆而舍。鄆。丘陵。憇。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險阻名。

林。此所謂君退臣犯也。止。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言。曰。蓋丘陵。名。鄆。其處有險阻。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也。高平。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亡。同。桷對二反。田美也。說文。桷。艸。盛上出。从艸。公疑焉。疑眾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捷。母聲。謀叶梅。背舊謀新。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音。搏。

左傳 僖公 卷之九

急不得就方。緣落到次于城。濮以爲今。而後可以徑寫戰事矣。忽然接寫晉侯聽諷而疑。則又開再寫夢搏而懼。則又開然後跌落。圖勃請戰。晉侯觀師着實。一合而以叙戰終焉。一路無敘峰巒層層起伏。文章鉅觀。其是之謂乎。

古。噫。子。答。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所。答。二。反。

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補。正。范。守。已。日。監。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此。鹽。腦。當。是。以。鹽。揉。入。腦。中。故。曰。我。

且。柔。之。按。此。二。段。都。跟。上。退。舍。來。言。以。子。玉。使。鬪。退。爲。進。以。柔。克。剛。也。否。則。兩。註。皆。欠。明。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大夫。

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得。臣。子。玉。名。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自。已。說。破。妙。總。一。占。先。手。法。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敢。煩。大。夫。謂。二。三。子。勃。令。

戒。勅。子。玉。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平。旦。晉。車。

七。百。乘。鞶。鞞。鞞。鞞。日。鞞。在。腹。日。鞞。在。後。日。鞞。言。駕。乘。對。少。與。之。師。却。是。從。下。觀。師。句。插。此。筆。

修。備。鞶。許。見。去。見。二。反。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以。亦。反。鞞。於。杖。反。鞞。音。半。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林。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如。軍。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已。禮。也。具。與。曳。柴。亦。是。也。

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搭。得。妙。斷。續。得。妙。插。此。語。生。動。與。晉。侯。可。用。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相。映。成。趣。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子。上。鬪。勃。

此段正叙戰事。蒙虎設施曳柴是一類。橫擊夾攻是一類。前奇後偶用三層寫。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七 華川書屋

出師亦三點楚師夾叙其中事則震耳
駭目文則錦簇花團左氏叙戰已得數
篇至此大展才情縱橫獨出矣前子
王云商君之士戲此則竟是戲戰矣奇
妙至此
晉師不叙齊秦楚師不叙東西皆作者
故爲此詳畧隱見之筆以娛我後人使
得之筆墨之外也

陳家珍曰太史公寫楚漢相持處卽如
身親戰地對此筆筆寫生則又賸乎後
矣
名陵城濮服楚等耳而聲勢赫奕鋪排
絢爛比小白寇冕十分所謂踵事增華
讀者亦可以觀世變也城濮之戰寫
得極其奇妙然不過敘行而止文却于

未戰之前作無勢翻騰于既戰之後作
無數鋪襯節節誇張遙遙與出亡本末
一篇照耀生色大爲十九年艱苦備嘗
人吐氣昔人云左傳出自晉人手筆故
寫晉事特詳理或然耳

一路散敘叙來却用開筆兩兩照應聯
絡如前寫分曹之謀而曰公說云云後
寫私復之謀而曰公說云云前寫使伯
芬請戰于楚後寫使鬬勃請戰于晉前
寫與人之謀後寫與人之誦前寫曹衛
之師而夾寫子叢成衛後寫城濮之戰
而夾寫鄭伯致師皆纓帶滅趣無此卽
枯直無致矣

三痛

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
而退使若下軍將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
大將稍却詐爲衆走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
穀三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

鄭地今蔡陽卷縣襄王聞晉又一追叙法鄉役之三月城濮役之
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
屬音燭

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卽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

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既饗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又命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

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

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九命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

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後世九錫大都垂誕于此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僖公

此篇以衛始以衛終以欽孟之盟始以踐土之盟終亦首尾相顧處

各有服。林祭祀所乘其服。形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彤赤弓。茲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千。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茲音盧。拒。鬯一。音酉。又音由。爾雅云中尊也。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之。勅。歷反。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不。受策以出。出入三。觀。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補正邵氏。觀。口始至而見一觀也。享醴受策二觀也。去而辭三觀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使元咺奉。

不。二句一句結盟語。一句結通篇却用。牽上搭下之筆。借作雙收。與起處侵曹。伐衛中間。胥臣當陳蔡于玉將中軍。同一筆意。蓋又一章法。細思此篇必得此雙調。方收得住。看他萬頃烟波。至此。世然而止。筆力千鈞。

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林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立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會。又作瓊。古外戶。外二反。先戰。之。可以克敵也。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

此篇傳殺得臣事。作兩截讀。上半寫先戰。弗神之祐。愛物而為好我者。所恨下。半寫既敗受君之責。自裁而為仇我者。所快。本各開說。而上下兩已字。兩民字。兩相映帶。三敗字。又借作聯絡。蓋體截。而意仍通也。尤妙在上半未之服也。

右經
弗致也。與下半而後。喜可知也。調法相
應。都是以文貫事。章法乃一綫也。
正面罪子玉。作意却刺晉侯。蓋子玉固
有可死之道。然以行詐負心之重耳。死
子玉。則子玉不受起手。弗致也。隱隱見
他剛正結語。抑呂臣所以揚子玉而出
子玉。乃所以入晉侯喜可知。莫余壽句
句。倒映出前而許多。歐不安席。白愾形
穢。意思來作者。極寫晉文之論。至此猶
作此筆。真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已。

徐場貢曰。文貴察聲。喜怒皆肖其聲。此
結有喜聲傳出。

此篇寫衛君。始終不協。為訟晉執歸。
張本以元頃為主。蓋宛樸之盟。原只要
調停一元頃。元頃安則叔武安。而國人
不待言耳。而不虞又重之以前驅之殺。
也。適投之以口實矣。兩使殺之。特特激
射。見雖殺獸犬而殺子之怨。未之肯忘。

二篇

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通作涓。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之。族子玉剛復故。因。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榮黃。榮黃。榮季也。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以。附。白。姓。之。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其
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其
不勤。民實自敗也。
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
及連穀而死。
啓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

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
玉口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
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上。盟上傳
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穀胡木反
縊。一賜於。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計二反。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侯不。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
悅。知于顏色。註知猶見也。
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或訴元頃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肉從公公使
殺之。元頃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六月晉人復衛侯。

夷。六月晉人復衛侯。
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
甯武子與衛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右

華川書畫

謂于不學而與之也。辜負一片苦心亦
辜負一篇妙文。

文作兩截讀。上半居者無懼其罪。下半
公知其無罪。緊相呼應。又起手數句已
為末段伏案。中間盟語乃是承上起下
以中權貫首尾。章法絕佳。

宛澗之盟。乍看謂是解釋前文。再看乃
是逆跌。後文讀者眼光直注下半。篇文
字乃見作者結構之妙。中間不貳句
轉換最佳。煞得上文足便。跌得下文起
也。左氏極于此等處着精神。

不傳元頃中間却詳叙甯子盟甯子先
發為忠而免之。伏派史有甲事得乙為
貫穿則乙事即見于甲傳中。乃反客為
主之法。如信陵之侯生平原之毛先生
皆是也。

俞評以武訴為疑獄。犬為訴人未確

凡事頭多者。都以另提法補寫。如河神
篇補寫子玉敗績。文尾宛澗篇補寫衛
侯奔楚文尾。此篇乃補寫伐木益兵文
尾。而各有一樣另提法。連類而觀。得史
一斑矣。為三罪結案中。間却夾叙許
多大事。亦史家超筆帶叙之法。三罪

春秋左傳

人盟于宛澗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不協。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

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甯俞之忠。衛侯

所以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犬

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叔武將汜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公以叔武。欲犬走出。公使殺之。元頃出奔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費誓云。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則亾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奸軍令。奸音干。

華川書屋

一殺于未戰之前一殺于方戰之際一殺于既還之日而總叙于振旅之後事斷而文聯此史家之常例也奸命先歸是整齊法夾叙獻俘等是參差法師旋振旅又是牽上搭下對法

前文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說得軍容何等整齊却于前着一顛顛于後又表一和驕舟僑漏出許多敗缺都是反刺之筆與河神篇作意正同

此篇亦垣起西紀中以甯子相形蓋衛侯非垣不執非前不復兩人正相反也連宛濮篇便都是以兩人相反為合傳之法

明是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不與元咺得訟衛侯也殺為誰殺則為誰別免為誰免乃至衛侯之執為誰執蓋特特藏過晉侯二字不與晉侯得執衛侯也此便是左氏書法

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句法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也愷開在反正義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兵樂曰愷今通作凱文為後文作提於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

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侯○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坐一首才臥晉不右故反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深室別素饋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素衣以饋置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以盛食宜補正曰蓋二年傳為簞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是也元咺歸

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召王本重使狩。故特用重筆。而以諸侯見。只用輕筆。帶之解經。亦用一輕一重之筆。兩且字。正相配也。
先述天子之言。又推天子之意。經是制筆。解經亦用制格。此等處。故須鄭重出之。前篇深沒晉侯。此篇特提晉侯。一是懲罰其權。一是明正其罪。而文法之變。即在其中妙哉。

此節完私許復曹事。許復告絕。借以傾楚事。過輒忘。亦是晉侯一件疚心之事。

將與衛借命。而不與借復。一直提破。譬如腦後下針。鼻贅不應手。而脫乎。或謂全不似。蓋史語。以不照顧。以曹為解。為奇。則古者師。咸工諫。盡人得規。明明教他。借端發藥。正不必作藏頭露尾伎倆也。通篇正須看其直捷痛快處。能傳以曹為解。正言不諱之神。
使口以曹為解。此在侯孺分中。教箴史大旨。下文即代敘史作。而見晉侯語。以敘事。遞下之筆。作議論。提頭之筆。此為奇絕耳。國策代請說。君等機趣。疑都從此脫化。章法與受命。展禽正同。孫執升曰。豎小臣也。而功且復國。然則臣之為功于國者。固不以其位之大小也。侯孺但曰。以曹為解。齊桓以下。正為解之辭。此傳文詳略互見之妙。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太合。諸侯而欲。

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補正邵氏曰。

凡天子之出。皆曰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猶幸也。非田獵之狩。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

以屬晉。非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

王狩地。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

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在初王下傳在。上告執晚。

十一月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晉侯有疾。曹伯之豎。

侯孺貨筮史。豎掌通內外。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

戶賣反。又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

古賈反。四句。指出同姓。而不當滅之意。已寓丁又。

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

申說滅同姓之非作。三層讀。君文王之子。

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借命。

私許復。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

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可見圍許討貳亦。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不中。用。

不中。用。

不中。用。

不中。用。

不中。用。

不中。用。

河陽錫命以後居然帝制自為矣較天威咫尺者不啻霄壤宜夫子並衡桓文而獨有所抑歟本意要作三行禦秋其借端也只此一句須分兩筆讀乃得

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擊一音計

經庚寅三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譚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

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

平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

諱公與盟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秋大雨雹為災也

正意渾說餘意卻用細說正意正說餘意卻用反說總不作一直筆

舍會昌衍而主饋芻米本一連事卻以公在會夾叙其中此亦刪註法

此見左氏關心妙腕於瑣屑事都作碎
金收拾一經點化便成絕世佳文也
牛鳴如何措辭文偏寫他三遍實處先
于介君口中道出正說牛鳴却用虛筆
只以一云字信字括之議叙斷層層寫
到而無一字犯手極簡極圓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
禮也好好貨也一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歲再來故加之不知是喜是悲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
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
征北夷所獲今介是東夷國土俗故當有知者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諫君求直又先歸
立經年未會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

侯故不稱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
衛侯鄭歸于衛納之例例在成十八

年○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
圍鄭故稱人○汜音凡於於是

秦伯私與鄭盟成鄭而無○冬天王使
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
師報宰周公○公兼冢宰也

魯始聘周聘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

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
與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
而加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公為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
本與衛同好

此亦叙議兼行格妙在上截先叙後議
下截先議後叙恰好叙在兩頭議在中
間事跡而文聯只三四語而用法之妙
如此
酖衛侯釋衛侯首尾對寫可見都是晉
侯分中事中間特着王許之三字則治
之以王矣與前會溫節同一筆意
貨醫而僅僅薄酖此中有多少勉強在
不貨其不酖而徒貨其薄酖愚之甚忠
之甚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九 華川書屋

此結局衛侯元咺亭看衛成如此舉動何足以服元咺之心篇中寫元咺為厲處不用明筆只依經叙殺元咺于殺子瑕之上而意自了然排燈讀之使人凜凜也

此是第一首反間文字凡用間必得間而入起手一行寫得圍鄭乃全與秦無涉便伏一篇立說之根又用間不外利害兩端而極言如此之利不如極言如彼之害篇中說利只一層說害却用三層是也用間不可說成爲已之學須借

等而陳居然忠愛篇中凡九提君字寫得句句是爲秦謀不爲已謀吾舌尚存雖陷陸復生何以易此

大旨只極言亡鄭之無益開口提明一句以下分作兩半讀前半先申言亡鄭之無益又翻轉來極言舍鄭之無害再快進一步先言晉善背秦再言并當闕秦都是一層緊一層前半亡鄭以陪鄰後半闕秦以利晉兩兩相對一反一復寫得不唯無益竟大有損直截痛快却步步用一頓一跌以挑撥之筆舌之妙直爲國策開山然國策有其圖警無其簡潔雋逸也

故爲秋乃釋衛侯之請

○衛侯使賂周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元恐

○咺距已故賂周治。塵。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

○首親又音謹鄭氏音勤。瑕母弟不書殺賤也。過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

○入廟。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見周欵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

○不禮。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葵陽中在縣

○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

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

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鄰陪益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昭十三年傳行理之

命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

燭武說秦純用抑揚頓跌之筆。文子起局收局亦都作一種姿致。蓋筆墨各有氣類。不如此不成片段。

金仁山曰。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嗜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唐錫周曰。驟讀之似無數曲折。細按之。只是四段。若亡鄭若舍鄭。且君大晉何等別書。

事。截而文。遞全在中間轉。極處着力。既要有勢。又要有情。如此處一許無與。圍鄭一許逆以求成。兩兩相對。中間使待命于東。為東上渡下之筆。是也。

先虛說。一層再實說。一層明于虛實之法。而文不可勝用矣。象德獻功。又互

史也。小行人也。按李東陽資暇錄曰。岑古使字孫。與書尺亦云。古使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岑。後人轉作李耳。一說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行。孟子之治任。是行李本義。為行理不必作使字解。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

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

秦言背。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疆

也。肆。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

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擊請

秦也。夫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犬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昌歠。昌

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歠在威反。說文盛氣怒也。於此當是昌本之氣。觸人从欠。蜀聲。為是。

補正曰。歠字誤。玉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篇作歠。徂敢切。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見法。典雅精潔。而氣韻又極生動。短文之聖首。

三層轉折。只用三虛字括之。簡何如也。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

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五味當指昌歆。文王之所嗜也。杜以文武分屬白黑形。鹽偶遺此耳。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

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壬辰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

日○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

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林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譏。正義曰。國語註二

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與公牟謂泰山河海鄭玄註淮海岱者異。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

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直龍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首尾叙取田如晉事。只用一點之筆。中間却詳叙重館人語及田多少之數。分明以中間作兩頭註。腳結構精嚴。以分曹地也。盡曹地也。為呼。應拜曹田也。趁筆作帶合成章法。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兩非禮也。雙起。下以禮字總提。而分兩層洗發。并乃字猶字。虛神都見。視公穀解經。差為隱秀。兩意前重後輕。故用筆亦前詳後略。末數語。最帶得簡雋有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故得用天子禮樂。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故郊為魯常祀。

時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
既得吉日則知吉凶。牛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
并解猶字。

忽而三行忽而五軍。寫晉文好大喜功。朝更幕改徹骨。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喜縣北有清原。於樂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正義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為庶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公命祀相。甯。

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歆猶。簡。何。言祀邠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自當祀相。

論不可祀相處。凡作三層批駁。一層緊一層第一層着解在相。第二層着解在帝丘。第三層着解在康叔。不複不漏。然甚精細。嘗論絕好文字。只在眼前。唯慧心人俯拾即是。如此文三層。只在起手一行中。豈有他繆巧耶。

○正義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為庶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公命祀相。甯。

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言祀邠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自當祀相。

丘久不祀相。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非衛所絕。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

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

耳卒。同盟踐土翟泉。○林文公卒。子襄公驪立晉襄公繼位。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

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窆彼驗。

反。正義曰殯于西序亦下棺于地。故曰窆棺禮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己卯卒而明日即殯者以

曲沃路遠。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

晉楚始通春秋又博一詞矣。桓文都以攘楚為名而一終于來盟。一終于始通蓋適可而止。乃所以自善其霸也夫。

此篇為戰殺起本。極寫蹇叔先見之明。起手却寫一先見之下。偃作引蓋照定諫師哭師兩段文字。以伏筆為提筆也。其誰不知暗應將有西師禦師于般。明應擊之大捷于事。則各不照會于文。則彼此回環于格。則一頭兩鄰。類似授璧。篇章法也。

又看此篇分作三段讀。以中段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二句為主。末段哭師明指晉人乃緊承此二句而申言之。首段卜

之類
便語却預為知字作註脚事勢毫無影
響便憑空下此一筆在左氏只是劉捕
法乍讀之恰似一味好奇將卜便寫成
一脫空漫語漢也豈不奇絕

將有西師作提以下潛師勞師出師禦
師直至秦師遂東一綫穿落章法絕佳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

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

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

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將害良善。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必行狂悖之事

以洩其忿照下滅滑說補正謂所經之國必有背距

之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

世族譜以孟明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

○拱九勇反。正義曰上壽百二十中。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澠池縣

戶交反一音豪澠綿善反又。殺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

而更開北山高道。欽許金反。正義何休云其處

哭師凡兩番前一番只一句其詞決絕
後一番用細囑其詞悲咽中夾以秦伯
晉語字字着惱合之遂成絕妙文字東
坡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却不言哭
亦有妙文也左傳固無妙不備者
文莫妙于對後段以南陵北陵對寫極
凄慘文字却寫得極濃至前段只一語
而以見出不見入作對直乃妙不容言
解此則無題不可着色耳
末句不惟結出師東門直與首段西師
相應遂字乃明譏晉知秦謀而秦不知
晉謀也首尾照應精細至此後人孟浪

險隘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

讀去惜哉。此篇開中以東南西北作點綴亦奇。

春秋左傳

卷七

齊川書

必死是閒以其濶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於微。

傳

經甲午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于殺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殺而終于十三國之伐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綺反林。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

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東南有箕城鄒缺稱。

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補。

正日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晉人陳

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

門胄兜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

此傳秦人入滑事然不重入滑只重鄭必知之見蹇叔之言信也弦高段是外謀已洩武子段是內應已空鄭不可冀只得滅滑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一一收應然此亦非正文只要通到戰殺作歸結故起處從王孫觀師引入入險必敗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齊川書

上照二陵下照四帥明指晉人而曰過
周曰及滑偏不字及晉起乘則正在
與頭激滑則頗稱得手却不知墨經姜
戎已徐起而讓其後也是一篇結上生
下文字 論本文作三段讀中段為主
首段過周起末段滅滑止中段上承周
下伏滑乃叙事聯絡之金針也 中段
又作兩半讀前段知秦師之來則甘言
以逆之後段見秦成之去則婉辭以送
之而前為從者之淹後為吾子之行前
一日一夕後原圃具剛都兩兩相映成
文又參差又整齊章法入神至辭令之
妙乃了得言耳 兩段中間趁勢遞下
叙事簡捷最佳 前段妙于安頓後段
妙于打發前妙于執後妙于冷前妙于
說破後妙于不說破含譏帶刺使人無

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
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
先之。○林以輕先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做
故獻牛而以四韋先。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
步猶行也。腆他典反。積子賜反。用且使轉下乃以支貫事。連為三使字寫出
且使遽告于鄭。遠傳。鄭穆公使視客館。夫之舍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言可容無地自容此種雋妙圍策全未
到也。首段能無敗乎出自王孫秀觀
末段不可冀也出于孟明白審前有輕
而無禮兩意後亦有不克不繼兩意皆
遙遙相配非率爾者。其實首段不過
為犒師辭戍作一引子末段齊宋之奔
乃順承辭戍一篇妙文而結之滅滑之
還乃倒承犒師一篇妙文而結之非必
以末段與首段相對作章法也而首尾
結構自在。論兩兩開說當以孟明語
連弦高語後因中間遞告一氣遞下故
先以杞子奔齊結過後段而倒以孟明
遙結前段便令犒師辭戍兩文併在一
處一奔一還兩事併在一處剪裁片段
之法又可窺見一斑矣。

久于做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
牛羊豕。○牲腥曰餼
生曰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
其情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做邑若何。使
秦
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做邑得閒暇。杞子奔齊逢
若何猶如何。熒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
入險之苦正在于此。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
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
贈賄敏審當於事。以譏為辭。簡。高國世卿。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七

崑川書屋

此是一首過峽文字。一。面。正。叙。殺。師。收。應。上。哭。師。滅。滑。兩。篇。文。字。一。面。勤。叙。三。帥。中。動。下。遂。霸。西。戎。數。篇。文。字。篇。中。上。半。以。敗。秦。于。殺。為。前。文。結。穴。下。半。以。請。帥。追。帥。為。後。文。提。頭。末。段。秦。伯。哭。師。孤。之。罪。也。頭。上。孤。之。過。也。起。下。大。夫。何。罪。又。是。頭。上。不。以。一。情。又。是。起。下。先。收。上。半。為。文。字。後。取。下。半。篇。文。字。章。法。明。整。之。極。而。又。故。意。將。兩。遠。寒。叔。句。錯。往。起。訖。蓋。取。應。前。是。明。修。捷。道。弟。動。下。文。見。前。渡。陳。會。一。鹵。秦。即。隨。在。者。五。里。

又末段前數句都算結上。只以末句遞下。亦得。但不如逐句分貼之句。

上半原軫變枝三番往復。下半文嬴先軫孟明亦三番往復。章法最勻。末段卑收。而能雙應筆法。尤妙。

凡文字章法。調法。都要勻稱。如此篇文。嬴語與孟明語。俱以兩意開合。作參差調。先軫語在中。獨用整對。而其為死君。

而管氏不聞世祀。桓既無子。仲亦無兒。惜哉。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為公如

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補正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補正滑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以凶服從。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補

敵之功如楚之乘廣。正曰喪事有進無退亦所以誇克

自殽戰而先左也。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

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

軫曰。君死。臣生。其罪大矣。君死。臣生。其罪大矣。君死。臣生。其罪大矣。

乎。可謂死君乎。孤之罪也。孤之過也。首尾各用雙調相應似此結構安得有肥瘠不類之訛乎。

墨衰素服亦前後相映成趣。

俞選從晉文公卒直至此合為一篇評云秦入滑一段應蹇叔對穆公晉啟秦一段應蹇叔哭孟明末以孤違蹇叔收是一頭兩脚文字大段極分明。

唐錫周曰戰勝後連忙安葬文公所以三帥尚未發落即被文嬴乘機而入使三囚如脫網之魚此暫字妙義也。

孫執升曰文嬴請三帥與穆姬登臺履薪恰相當然惠必殺慶鄭而穆能終用孟明此惠公不能長有晉而穆之所以遂伯西戎也夫。

此是兩人合傳體而意有賓主故叙有詳略蓋平中寓側也起處寫冀缺獲狄只輕點一筆而重叙先軫免胄死狄歸元如生似軫主而缺賓也讀至中段乃重叙冀缺本末則軫賓而缺主瞭然矣末段看他先安頓實筆後結煞主筆平平叙置中軒軫分明字字有法尤妙在賓主對叙中偏夾入一主中之賓以

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誓而免諸國暫猶墮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顧上牛篇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與前篇師辭戊篇叙法正同

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三帥以孟明為主

鼓釁因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趣語

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此番亦要哭耶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

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

狄子應先點此筆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首奇如生言其有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

異於人

人如入九疑莫辨誰為賓主奇甚變甚

因敗狄賞功只重首尾兩段中間插入舊事乃補叙法以缺為主而違志映能敬目討耿取節兩句有情是合傳正法

前用散叙此處必用整結不如此不成章法也

首段對寫兩人中段單寫一人末段夾寫三人凡換三樣筆法左氏無變不備此又其一耳

遠歸耶此則闕官詩人所不料也寫得文甚

饒之。白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

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

及也。康誥周書。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文公以

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

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糞。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二十一年門于桔柣之

鄭伯洩駕君臣皆惡自是一薄福人故散忽來筆法必有成片段處人自忽略耳

此篇極寫陽子有謀使人害怕又使人笑來尋常說某師其遁都作實事用此處忽幻作虛景用奇極陽子見險與敵共已有欲遁之意但思以遁自處不知以遁處人與其敵果遁而以遁逐之不如敵並不通而直以遁誤之而誣之也曲曲折折計真妙計文亦妙文兩結字相對成章法

安肯紆我即用兩路環截法先迫之以濟陳繼激之以老師萬一他竟投鞭而求而我又開口說破既不可犯順又不甘違敵于是駕以待之明示以半度而薄光景令其必出于紆我之策而避遁之宣言乃墮我術中矣一筆中有許大機詐在此時商臣若在師中夾泯之軍定同泯水之捷楚師敗矣不待陽子宣言也可畏哉

補正緩作主一句讀蓋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按杜註七月而葬緩則緩自屬上句而作主上當重一緩字不可知也

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以獻鄭文公夫人也鄭鄭伯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城故鄆國在蔡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鄆古外反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泝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入汝泝音雉又直里反

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林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

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犯順也有文德者不忍為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敵也有武德者不肯為不而陳欲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舒緩老師費

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

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以何及不如紆之乃退

舍楚退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

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此却出子意外王立已故譖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

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作主非

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春秋左傳卷七 終

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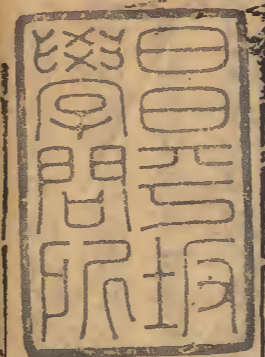
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

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

禘乃皆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

同於吉



春秋左傳卷七 終

寬政戊午

